

## 亂紅

四月暮春時節，朝陽初起，姑蘇城內連日地下著如酥細雨，打濕了樹樹青梅。

街上行人因落雨而甚是稀少，臨街的華樓中一位姑娘憑窗而坐，容貌清麗動人，眉目間卻蹙著與她年華不稱的淡淡哀鬱。她手輕輕撫著牆上掛的一襲紅衫，嘆了口氣。那紅衫質地粗糙，做工也不甚精細，但卻被細細熨平，掛在牆上，倒似珍貴之物一般。

「清兒，不一會蕭公子就要來了啊，還不準備準備。」樓下有婦人高聲叫喚那姑娘啊的一聲，忙回神整好妝容，移步出了房門，一邊對來往人客陪著笑，一邊走向樓角一處廂房。

她叫宋清，應說是大家都叫他宋清，三年前曼青閣的小廝在太湖邊發現了一位渾身濕透氣息奄奄、約十五來歲的少女，手裡緊緊攥著個包袱，包袱裡只有一件大紅衣衫和一張被水打濕的紙條依稀寫著宋清兩字，那小廝心善，扶她去了曼青閣。鴛兒好心想著收留幾日，待她醒轉再做打算，豈知宋清清醒後竟一問三不知，什麼也不記得，若叫她宋清，她似是有些反應，卻又茫茫地想不起什麼，曼青閣幾個當家的商量了幾天，憐她孤苦，決定留她在曼青閣。好在宋清雖不記得事，但聰明肯學，又兼天生麗質，兩年時間不到，其人其藝已然名動姑蘇，成了曼青閣頭牌花魁。

曼青閣，姑蘇第一樂坊，閣中姑娘都是樂妓，最多陪客吃吃酒，說說話，不做一般妓院的勾當。閣中客人也多是些騷人墨客，來此聽曲談文。

話說廂房裡，蕭家公子蕭君若一人悶坐著自飲自酌，見到宋清，展顏笑道：「清兒來了呀，坐吧。」宋清早覷他悶悶之樣，遂問道：「蕭公子又為何事煩憂啊？」

「還不是幫裡那些烏七八糟的破事，成天不讓人省心。」

宋清輕笑道：「所以就逃來曼青閣躲事啦？公子聽什麼曲子？」

蕭君若看著窗外：「這般霪雨，吹一首時雨令吧。」

樂坊花魁拿起洞簫，按宮引商、嗚嗚咽咽地吹了一曲。曲罷，一室寂然。

「清兒，你還記得我們初見之時，也是這樣的細雨綿綿嗎？」

「怎會忘懷？那時諸公子宴會，滿座皆誇我的琴藝精妙，曲音動人，喉清韻雅……。唯有你這長興幫少幫主說了句『此曲有情，此身無往昔』，真是一語驚四座啊！」宋清想起往事不禁微笑。

蕭君若哈哈笑道：「那群自詡風流的紈褲，也不過是一群吠形吠聲的蠢蛋吧！」

宋清道：「當時我也不過說了一句『公子知音』，你就得意地跟什麼一樣。相熟之後還不許我接等閒的人客，世上哪有如此知音？」

蕭君若嘿嘿道：「相熟？妳道我容易麼？你莫不是忘了你當初是怎樣地對我的？我只是想聽個曲兒，你就託病在房裡死不出來。不就是我平素行事囂張了些嗎？為了見你，我這江南第一大幫的少幫主可不知收斂多少吶！」蕭君若忽地頓住，凝望著宋清道：「清兒，咱倆相識也有一年了，你告訴我，你當真只想我做你的知音麼？」

宋清一怔，暈紅了雙臉，許久才輕輕說道：「不做知音……做什麼？」蕭君若再忍不住，伸手攬她入懷：「清兒，我先前也不求得遇知己，但自識得妳後，這輩子就認定你了。若無妳相伴餘生，我也沒啥趣意了。」

宋清偎在他懷裡，輕聲道：「我本風塵女子，哪配蒙你以心許之，再說你父親一幫之主，能容得我這歡場中人嫁進蕭門？」「管我父親答應不答應，我是娶妳娶定了。」宋清急道：「難道咱們要躲躲藏藏一輩子？君若，你好生與你父親說說，央他成全你我姻緣，我不要什麼定金、聘禮。我只求光明正大地嫁與你。」

蕭君若神情一肅，說道：「妳放心，我必與父親商量。我也盼著能風光娶妳，只是妳需等我幾日。」「要我等多久都成。若你三心二意，我也無話可說。況且我也得打點些脫籍，從良的事兒。」

蕭君若站起身來，朗然一笑：「從良？那也未必。」說罷走出門去。

宋清望著蕭君若的背影，心中思潮起伏。在那個初見的宴會上，她確因他識曲而援他為知音。但自聞得其人為長興少幫主，素日行事十分地蠻橫，心中頗瞧不起，便長拒之於門外。但蕭君若鏗而不捨，並且為她也一改素日的脾氣，不僅自身不再肆意妄行，甚至還約束部下不可為非作歹。此舉著實打動了宋清，感其心誠也不再避著他。而自識他之後，便深深為他那行事不羈、情思細膩卻保有赤子之心的性情傾倒。不知不覺間，蕭君若已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份了，但雖情深一往，也不曾想能嫁與斯人。而今心上人忽然提起成親之事，怎能不教她恍然如夢？

幾日時光眨眼便過，在蕭君若百般求肯轉圜之下，蕭家也成全了這樁姻緣。而曼青閣中本來每位姑娘適齡便可外嫁，是以宋清也順順當當地出了曼青閣。只帶了少許衣衫銀兩，最累贅物事就是那件紅衣。蕭君若安排她暫住在長興幫所安排的的一間院子內，只待定下吉日，蕭宋兩人便能結為夫妻。

轉眼便到了五月，端午這日，蕭君若陪著宋清到太湖畔看龍舟，蕭君若看著湖上風光，說道：「清兒，咱們還有三日便要成婚了，你婚後想要生幾個孩子呢？」宋清紅著臉道：「這兒多少人啊，你再說這個我不嫁與你了。」

兩人說鬧間進了一處茶樓，掌櫃識得蕭君若，趨前笑道：「蕭郎光臨小店，真是蓬蓽生輝啊！聽聞蕭郎大喜在即，這位莫不是嫂嫂麼？果然是仙容神姿，哎呀呀，真乃淑女而配君子也！」宋清羞的滿面桃紅，蕭君若笑罵道：「你得了吧，知道是嫂嫂還不殷勤些伺候？去給我弄壺碧螺春。」掌櫃應了一聲，引二人上了樓上雅座，自去忙生意了。

不一會，一位小廝端著茶盤走近，口中說道：「客官，您的碧螺春。」把一個瓷壺、兩隻瓷杯放下，轉身欲走，蕭君若喚住問道：「向來我都是用銀壺盛茶，怎地換了個白瓷的。」那小廝道：「想必是茶先生弄錯了，小的這就換了去。」便把茶具復收回茶盤上。這時奇變突起，只見那小廝左手將茶盤急推向蕭君若面門，隨即揉身而上，右手持短刀逕刺蕭君若心口！蕭君若應變奇速，出掌將木盤劈開隨即側身滾倒，右手抽出腰間軟劍，劍身一抖直攻敵人上盤，那刺客身手也自不弱，兩人翻翻滾滾拆了數招，宋清在一旁看的心驚膽顫，忙避在一旁。忽地蕭君若一聲清嘯，劍光一閃，那刺客低吼一聲肩上早著，伴著滴滴鮮血灑出，蕭君若長劍再出，抵再刺客咽喉，喝道：「為何要取我性命？」那刺客慘然道：「是雲龍幫要取你性命！」蕭君若一楞，那刺客猛地後躍，奪門欲走，蕭君若臉上殺機陡現，左手輕揚，三枚袖箭飛出，那人一聲慘叫，鮮血從頂門三個窟窿噴出，晃了一晃倒在地上，撲騰幾下便死了。

蕭君若轉身看向宋清，只見她如遭雷殛一般面色慘白地看著自己，遂說道：「沒事清兒，別嚇著了。」宋輕搖了搖頭，臉白的嚇人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沒事。」蕭君若也不知為何宋清如

此駭怕，只好送她回院子，吩咐手下好生照顧，自去查刺客的來路。

宋清一個人在房裡，臉上依舊毫無血色，手中捧著那襲紅色衣衫，口中喃喃如囁語般說著：「老天爺，為何要對我和君若開這樣的玩笑？」蕭君若在茶樓中充滿殺氣的眼神，雖一閃而過，但那是她永生不忘的畫面！還有那刺客頭上的三個窟窿……宋清心中混亂至極，閉上雙眼，摔在床上，眼前逐漸朦朧，卻更加清楚地憶起往事前塵……

三年前，姑蘇城內，牽雲布莊。

「宋老好，恭喜啊，你家清兒大婚吶，這是你訂的喜服，拿好啦！」宋老好紅光滿面，笑道：「托福托福，待清兒大喜之日，各位賞個臉來喝杯喜酒啊！」「那是自然，我把我莊內十幾個布工，還有掃地的、打雜的、跑腿的共三十多個人全都叫去怎麼樣？」宋老好道：「這可不成，咱家是小戶窮人家，嫁女兒還在自家擺席已是破費，你這三十幾號人過來吃一頓，還不得傾家蕩產啊？不行不行，最多來兩個人。」「行啦，逗你一逗瞧你慌的跟什麼似的，那天就我這掌櫃一個人去啊。」「行行行，三月初七，我恭迎大駕！」宋老好走出布莊，春風滿面地行在街上，他膝下無子，只育有一女宋清聰明孝順，如今女兒成婚在即，宋老好為父心中雖有不捨，但也歡喜女兒此生有了依靠。

宋老好行著行著，眼看到了家門前的巷子，正要轉入，迎面幾匹馬直衝了過來，宋老好一驚，正待閃避已自不及，那馬兒受了驚嚇，前足條立，把馬上的一位中年男子顛了下來，兩旁的人紛紛下馬，叫道「幫主，您怎麼樣，可有傷著？」「唉呦不好，幫主的腿…」那男子悶哼了一聲，似是極為痛苦，雙足已然斷折。宋老好一見不對，急忙轉身就跑，好在眾人忙著扶那幫主，一團混亂中倒也沒人追他，他匆匆地跑了回家。家裡宋大娘見他帶了喜服回來自是高興，也沒留心他一臉的狼狽之樣。

三月初六，宋家正喜氣盈盈地準備著明日的婚事，宋老好到處貼著大紅的「囍」字，宋大娘和宋清正灑掃內外，全家人忙成一團。驀然門外傳來一聲暴喝：「裡頭的人給我滾出來！」

宋老好一驚，急忙奔出察看，只見一位約莫十八歲的少年，相貌翩翩卻蘊著一股煞氣，宋老好忙陪笑道：「公子尊姓大名？不知老頭兒何處惹公子不快，這裡先陪不是了。」「若是惹我蕭君若，那也罷了，我念你一無知小民也不追究，但你自己想想，四日前你幹了什麼來了？」宋老好細細思想，不由驚出一身冷汗，前幾日其馬被驚而摔下馬來的人似乎身邊人都喚他…幫主？眼前這少年人又姓蕭……莫非自己得罪了長興幫？雖說長興幫不是黑道上的幫派，但行事也素來霸道，其幫主受如此重傷起肯干休？說不得，只好賠禮道歉，若打罵能換得寬宥，也只好低頭受之了。念及至此，宋老好抬頭說道：「蕭公子，令尊為我所累以致雙腿斷折，老頭兒十分惶恐，望乞恕罪，若公子要解氣，我願受之。」蕭君若寧笑道：「也沒什麼，我父親的腿因你而斷，我打折你一雙腿也就是了。」

宋老好倒抽了一口氣，正要討饒，蕭君若一聲斷喝：「架住了他，小爺我親自打。」說著就是唰的一鞭打在他腿上，宋老好慘叫一聲，滾倒在地上。

宋大娘和宋清早躲在門後窺看，眼見丈夫要被當場打的雙腿斷折，宋大娘忙跑出門外跪在蕭君若腳下，泣道：「我不知我家老漢犯了何事，但請公子看在明日就是女兒的大喜之日，饒了他吧！」蕭君若不耐煩道：「你滾一邊吧！」說著用手一推，揮鞭又要去打。但聽的一聲尖叫，卻是宋清發出，只見宋大娘被蕭君若推得倒飛出去，撞在了門前的石檻上，血流了一地，

眼見是不活了。

宋老好一見之下，眼睛如要噴出火來，一跛一拐地進了家門，收拾了一個包袱交與宋清，囑咐道：「包袱裡是乾糧和你的嫁衣，帶著去投靠你夫家，從後門走。」宋清淚眼濛濛地問道：「爹爹不隨女兒同去？」宋老好吼道：「妳走就是了，快走！」說罷拿起一把柴刀，衝出門去撲向蕭君若，手中柴刀直劈過去，蕭君若一閃，皮鞭揮出啪的一聲打落了柴刀，宋老好和身撲上要扼他咽喉，蕭君若左手格開，右手穿出，反掐住宋老好舉了起來，摔在地上，說道：「反正小爺也不在意你這賤民的命，索性都殺個乾淨。」手一揚，袖箭飛出，宋老好慘叫一聲，一命嗚呼。鮮血自咽喉上血洞汨汨流出。

宋清五內俱焚，捂住了嘴強忍悲痛，跌跌撞撞逃出家門。剛出了巷口一群小混混正聚在那兒不知做甚，見到一位孤身女子頓時兩眼放光，圍了上來嘻皮笑臉地問道：「小姐何事驚慌啊，可要哥哥們代妳出頭啊？」宋清一巴掌打在為首的混混臉上，奪路而逃，眾混混也不急急追趕，悠悠地跑在她身後，一群人你追我趕的，跑到了太湖邊，宋清見退無可退，後面的混混又如魑魅魍魎一般可憎，心想反正父母雙雙亡故，心中抱著以死求節之想，躡身跳下……

宋清倒在床上，閉著雙眼、滿面是淚，心中如萬刀剗過，過去的仇恨，真的需要延續到未來嗎？他對我如此溫柔體貼，為何記憶中的他彷彿是另一個人？茶樓中蕭君若那駭人眼神與記憶中重疊、重疊、重疊……似乎把蕭君若化為一尊惡魔。但三日之後，自己將與這人成婚。宋清一陣暈眩，腦中浮出父母慈愛的臉，卻慢慢模糊成蕭君若俊朗神手的臉龐，前是幸福未來，後是悲慘過往，她應如何抉擇？

五月初八，蕭府上下喜氣盈盈，蕭君若與宋清並肩走入喜堂，宋清身上穿著是那件三年前的紅衫，蕭君若嫌粗糙，但在宋清堅持之下，也不拂她的意。兩人兩肩相靠，並肩下拜。

一拜天地浩蕩，河山永巍

二拜高堂濟清輝

蕭君若輕輕地挑起宋清的蓋頭，望著她的臉龐，心中憐愛。兩人同飲交杯酒，宋清飲罷，柔情無限地看著蕭君若，說道：「願與君生生世世為夫婦。」蕭君若一笑點頭。宋清忽道：「君若，我想為你舞一曲。」蕭君若稱好。宋清起身慢慢地起身舞起一曲。

紅衣綻，舞盡傾城風華。

蕭君若看著看著，忽然臉色一變，捂住胸口搖搖欲倒，宋清見了，仍自舞著，越舞越快，彷彿一朵怒放的牡丹。

盛開後也是凋零。

夜深了，姑蘇下起瀝瀝細雨，雨中傳來湖中樂女歌聲，

一願郎君千歲，

二願妾身常健，

三願如同樑上燕，歲歲常相見。

字數:4858 字